

CROSS-BORDER ETHNIC CULTURE IN YUNNAN

本书由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支持项目“民族文化专业能力实践基地建设”经费资助出版



云南民族文化丛书 / 总主编 和少英

云南跨境民族文化卷 / 主 编 陈斌 张跃

多彩时空的交融

——云南边境侨乡文化

陈斌 何作庆 辛利波 杨芳 ◇ 著



CROSS-BORDER ETHNIC
CULTURE IN YUNNAN

本书由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支持项目“民族文化专业能力实践基地建设”经费资助出版



云南民族文化丛书 / 总主编 和少英

云南跨境民族文化卷 / 主 编 陈 斌 张 跃

多彩时空的交融

——云南边境侨乡文化

陈 斌 何作庆 辛利波 杨 芳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彩时空的交融：云南边境侨乡文化 / 陈斌等著. —
昆明 :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5
(云南民族文化丛书. 云南跨境民族文化卷)
ISBN 978-7-5482-2407-5

I. ①多… II. ①陈… III. ①侨乡—地方文化—文化
研究—云南省 IV. ①G127.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03830号

策划编辑：邓立木 / 责任编辑：李 红 / 装帧设计：贺 涛



 云南民族文化丛书 / 总主编 和少英
云南跨境民族文化卷 / 主 编 陈 斌 张 跃

多彩时空的交融

—— 云南边境侨乡文化

陈 斌 何作庆 辛利波 杨 芳 著

出版发行：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2.75

字 数：257千

版 次：2015年9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82-2407-5

定 价：35.00元

社 址：云南省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 编：650091

电 话：(0871) 65031071 65033244

网 址：<http://www.ynup.com>

E-mail：market@ynup.com

“云南民族文化丛书”总序

和少英*

云南因民族众多、文化丰富多样而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的一个天然宝库。自人类学与民族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现代学科传入中国以来，基于云南的田野调查所取得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云南在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的传播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关云南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的调查和研究发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西方传教士、专家学者、探险家以及外交官等先后进入云南，或窃绘山川险要，或记述边地的风土民情，并以此寻求通向中国的“走廊”或通道（譬如，英国铁路工程师兼情报官员H. R. Davies就写过一本非常流行的书，将云南称为“联结印度与扬子江的链环”——此书已于十多年前由我和我的同事们翻译出版）。其后，许多国内的专家学者亦相继来到云南，与云南本土学者一道使这里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逐渐开始发展起来。

纵观云南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可以说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逐步繁荣发展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30—40年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许多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迁至云南，大批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荟萃于此。尤其是吴文藻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建立了云南大学—燕京大学实地调查工作站，由此开启了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的“魁阁时代”。以费孝通、陶云逵、许烺光、田汝康等为代表的“魁阁”成员，对云南各地的经济生活、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城乡关系的变迁等方面做了专题性的调查研究。其研究成果和社区研究方法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为推动学科的中国化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二个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党和政府为了巩固边疆和加强民族团结，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的民族调查与识别，云南成为当时全国民族问题研究和民族工作的重镇。这一时期的云南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

* 和少英，男，纳西族，云南民族大学副校长，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暨云南省民族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兼任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所长、云南省民族文化研究院院长等职。

主要服务于国家的民族工作，呈现出较为鲜明的政治色彩。不仅为云南本土培养了一大批民族研究工作者，也给中国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田野调查资料与学术遗产。当然，本学科领域中受“左”的思潮影响以及“大跃进”等风潮的影响也是在所难免的。

第三个阶段就是改革开放至今，云南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进入了一个全面繁荣发展的新时期。首先表现为相关的研究机构得以迅速恢复重建，不仅新增了大批研究人员，出版了一系列民族调查与研究的论著，而且还逐步展开了与海内外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机构或研究人员的交流与合作。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于1979年初得以恢复重建，创办了《民族调查研究》《民族学报》以及《民族研究译丛》等刊物，推出了“云南少数民族简史、简志丛书”“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史丛书”以及“社会文化人类学丛书”等系列丛书。1984年，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建立民族学研究所，该所一直坚持了分民族研究的路向，出版了一大批颇有影响的学术成果。云南大学等高校先后设置了民族学与人类学本科专业、硕士点以及博士点，于2001年开始招收博士生，并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建成了博士后流动站和国家级重点学科；通过组织对全省少数民族的典型村寨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形成了一批高质量的专题调研报告，还精心摄录了一大批人类学与民族学音像带和照片，极大地推进了学科的发展。

经过上述三个阶段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繁荣发展，云南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首先，学科建设迅速发展。作为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最具优势的学科，人类学与民族学发挥了国家级重点学科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带动了政治学、经济学、生态学以及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国际和国内的学术交流合作也日趋活跃。其次，研究基础进一步加强。人类学与民族学相关的专业化研究机构已遍及昆明、红河等州市，人员配置亦渐趋合理。尤其是2006年新建于云南大学的云南省民族研究院，通过整合资源、承担课题、培养人才，力图使人类学与民族学发展成为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学科。其三，基础理论研究凸显特色。云南学者在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田野调查与实证研究方面成果丰硕，而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却相对薄弱，但近年来有些学者通过积极努力取得了一批相关的成果。尤其是关于生态文化、法律人类学、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民族政治学以及民族经济学等理论，已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外，应用性研究也大大加强。云南学者近年来将研究视角和关注点更多地投向了现实问题，突出表现在关注民族地区发展，维护边疆安全、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等方面的问题，涉及民族关系调适、社会文化变迁、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的研究成果明显增多。

云南民族大学是我国最早成立的民族高等院校之一。民族学是云南民族大学最具优势和特色的学科，不仅是云南省省级重点学科和省院省校合作共建的重点

学科，也是国家级特色专业。早在 1979 年，我校的民族学专业就开始招收研究生，1986 年获硕士学位授予权，是云南首批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1987 年至今招收本科生，是我省第一所开设民族学本科专业的高校，迄今已为社会培养输送了大批从事民族文化研究的高素质专门人才；2001 年，我校的民族学被确定为省院省校教育合作项目——与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合作共建的省级重点学科，双方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等方面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北京大学还先后派出数名社会文化人类学专业博士生对费孝通先生主持“魁阁”工作时期的云南楚雄禄村、大理喜洲和德宏那木寨等著名人类学田野点进行再研究，出版了一批受到学术界广泛好评的研究成果，推动了我校的民族学学科建设；2006 年，民族学被列为云南省“十一五”重点学科；2008 年被列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同年，民族学被列为国家立项建设的博士授权学科。经过近五年的建设，我校的民族学学科在人才队伍、科学研究、学术交流等方面成绩斐然：出版学术著作 50 多部，发表论文 300 多篇；获省部级科研成果奖 36 项；获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40 项，省部级课题 50 多项，各类项目经费总计 2300 多万元；主办或承办了“云南与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学术研讨会”“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边疆民族关系与构建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等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先后邀请美国伊利诺大学莱曼（F. K. Lehman）教授，美国加州大学阎云翔教授，美国福尔曼大学白荷婷（K. P. Kaup）教授，英国伦敦大学罗兰（M. Rowlands）教授，中国社科院郝时远教授、刘世哲教授，北京大学马戎教授、王铭铭教授，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以及云南大学陈庆德教授等知名学者到校举办专题讲座。在几代民大人的共同努力下，我校的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于 2013 年 7 月获得学位授予权，标志着我校在人才培养体系方面取得了新突破，在办学层次上实现了新跨越，为学校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重要的平台。

云南民族大学的民族学学科历史悠久、积淀深厚、人才荟萃、成果丰硕。马曜、王叔武、宋恩常等一批著名的民族学家曾在云南民族大学长期从事民族学教学与研究工作，在民族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形成了深厚的学术积淀和优良的学术传统。多年来，该学科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各阶段的中心任务，积极开展社会科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有重大影响的学术成果：老一辈民族学家参加了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编撰出版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等影响巨大的成果，提出了“直接过渡”等重要理论，不仅为党和国家制定民族政策、解决民族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而且为我国民族理论的丰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新一代学者主持完成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大湄公河次区域各民族如何迎接全球化的挑战”、美国大自然协会“滇西北民族文化与生态保护发展行动计划”以及“中外民族学、文化

人类学研究比较”“滇川藏结合部区域经济协作与发展问题研究”“西部大开发与云南跨境民族文化多元化发展研究”“文化多样性与构建和谐世界研究——以大湄公河次区域为例”等一批国际合作与国家级重大项目和研究课题，出版了“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史丛书”“社会文化人类学丛书”等有影响的系列丛书。其中，受云南省政府的委托，云南民族大学于2001年与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合作完成了“滇西北民族文化与生态保护发展行动计划”的课题研究任务，其成果为三江并流地区世界自然遗产的申报成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96—2006年期间编写的“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史丛书”被列为“九五国家重点图书”和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规划的重点项目，对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从2002年开始，我主持并带领课题组成员历时多年先后完成了对金平傣人、莽人、克木人、俐伴人、他留人、撒尼人、老缅人等云南特有族群的调查研究，出版的最终研究成果《云南特有族群社会文化调查》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及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2009年，“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在昆明成功举办，不仅进一步扩大了云南在全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界的影响，而且促进了云南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之后，国家又先后提出把云南建设成为我国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和我国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的示范区，这不仅对促进云南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给云南民族学研究和民族文化繁荣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然而，从以上对云南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历史与现状的简介中不难看出：在抗战期间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民族识别与调查期间，云南曾经是全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的中心，但随着老一辈人类学与民族学的专家学者逐步逝去，新一代专家学者又出现“断层”，以及学术重心的迁移等种种原因，云南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呈现出了“风光不再”以及被“边缘化”的趋势。怎样才能重振云南人类学与民族学的雄风，为中国乃至世界的人类学与民族学贡献新的学术建树？这是当前云南学界亟须探讨的一个问题。云南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和民族文化强省的宏伟目标，为云南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我认为当务之急便是培育全国一流的学科，培育全国一流的学者，推出全国一流的科研成果，并结合省情和特色以期形成人类学与民族学的“云南模式”。

要实现新形势下云南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的大发展、大跨越，形成人类学与民族学的“云南模式”，需要社会各方面长期的共同努力，而云南民族大学更是责无旁贷。因此，为打造更大的科研平台，建设更强有力的学术团队，我校由我领衔申报了2012年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民族文化专业能力实践基地建设”并获得批准，项目经费高达1200万元，这也是云南民族大学建校以来获准立项经费最高的项目。与此同时，为充分利用我校民族学、民族语

言、民族艺术、民族理论与政策等学科专业齐全、人才荟萃、成果丰硕的优势，有效整合全校的民族学学科专业与人才资源优势进行“大民族学”建设，不断提升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学校于2012年12月挂牌成立了云南省民族文化研究院，下设民族语言研究所、民族艺术研究所、民族体育研究所、民族理论研究所、民族社会学研究所、民族教育研究所、跨境民族研究所、民族生态学研究所8个研究所。“民族文化专业能力实践基地建设”项目的实施和云南省民族文化研究院的成立，为我校的民族文化研究搭建了重要的开放式科研平台，有利于推动民族学学科发展。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的当今时代，充分利用云南民族大学得天独厚的学科专业与人才资源优势，抓住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民族文化专业能力实践基地建设”和民族学一级学科成为国家新增博士学位授权学科的契机，围绕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推出一批民族文化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不断提升学校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创新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我们策划并组织编写了这套“云南民族文化丛书”，分“云南民族文化传承与变迁卷”“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卷”“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卷”“云南跨境民族文化卷”“云南民族艺术研究卷”以及“云南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卷”六个系列。本套丛书主要收录我校教师近年来民族文化研究的新成果，内容涉及云南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婚姻家庭、宗教信仰、节庆习俗、族群认同、传统体育、民族艺术以及民族文化保护传承与繁荣发展等诸多方面，较为全面地展现了云南民族大学在民族学学科建设方面取得的新进展。

总体而言，“云南民族文化丛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色：

第一，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本套丛书秉承民族学研究的优良传统，注重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丛书中既有对民族文化保护传承进行系统理论探讨的专著，也有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进行深入调查的个案研究。丛书力求从不同的视角来探讨当下云南民族文化多样性及其繁荣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提出全球化与现代化语境下民族文化保护传承的路径选择，必将为促进云南民族文化强省建设和民族文化繁荣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二，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相结合。长期以来，云南民族大学一直坚持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并重的原则，以学科建设推动人才培养，以人才培养促进学科建设。本套丛书既有关注民族文化的学术专著，也有加强学科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的系列教材。例如，内容涉及纳西、傣、彝、傈僳、景颇、拉祜、哈尼、苗、壮、佤等11个语种的语音、文字、词汇、会话等方面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教材，以及陀螺运动、秋千运动、蹴球运动、射弩运动、高脚竞速运动等云

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教材的出版，不仅对促进民族学学科和专业建设起到积极作用，而且对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田野调查与文献资料相结合。自 20 世纪 20 年代英国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开创了人类学现代田野工作范式以来，我们不难发现，中外经典的民族志著作，无一不是建立在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基础之上的；而近年来的民族学研究在倡导田野调查的同时，也强调了历史文献资料对民族志文本撰写的重要性。本套丛书的另一特色是注重田野调查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丛书中不少专著，就是其作者在长期深入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获取大量鲜活的第一手素材并参考借鉴了云南丰富的方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撰写的。

第四，学术研究与服务社会相结合。云南民族大学老一辈学者的民族学研究成果，曾经为党和国家制定民族政策、做好民族工作提供了理论支持，为民族文化传承和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套丛书立足于国家战略的高度，从不同的层面和视角关注底蕴深厚、异彩纷呈的云南民族文化及其繁荣发展与保护传承问题，力求为云南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的建设以及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和谐发展、跨越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深厚的学术积淀和传承是学术创新的重要源泉。我们不揣浅陋呈现给读者的这套丛书，既是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的标志性学术成果，也是我校民族学博士学科建设取得的又一突破性进展。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对提高我校的人才培养质量、推动民族学学科建设、促进云南民族文化繁荣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当然，由于时间仓促和编撰者水平有限等种种原因，这套丛书肯定会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我们诚恳期待学界同仁的批评指正。

2013 年国庆于昆明莲花池畔

目 录

导 言	(1)
一、云南边境侨乡的内涵	(2)
二、全球化视野下的云南边境侨乡文化	(3)
三、云南边境侨乡文化的研究方法	(4)
四、内容简介	(7)
 第一章 割不断的血缘	(9)
一、闯夷方	(9)
二、走厂矿	(18)
三、下坝子	(26)
四、裔胞情	(35)
五、游耕谋生	(41)
 第二章 漂泊的异乡路	(48)
一、侨乡商帮	(48)
二、特色跨国贸易	(62)
三、改不掉的母语乡音	(64)
四、期盼的年节	(76)
五、忘不掉的祖训	(88)
 第三章 中国（红）情结的召唤	(94)
一、地灵人杰	(94)
二、侨乡风貌	(121)
三、精神家园	(128)
 第四章 流动中的链条	(144)
一、侨乡亲人的等待	(144)

二、侨乡的互动.....	(152)
三、联谊社团.....	(160)
四、节日的交融.....	(164)
五、饮食的交流.....	(174)
结论：多元文化的交汇.....	(183)
一、睦邻的民间纽带与跨境融汇的基地.....	(183)
二、多元文化展示和交融的窗口.....	(184)
三、重铸跨境文化交流的链环.....	(185)
参考文献.....	(187)
后记.....	(189)

导　　言

纵观古今历史长河，自古以来，尤其是明清以来，云南省就有无数华侨先辈往返于西南传统古道上，他们沟通中外文化、经济，促进与侨居国的友好关系，捐资支持祖国革命和建设，开办商号，为国内产品寻找销路，为家乡的繁荣世代耕耘，尽心尽力。华侨华人展现出了云南边境侨乡文化丰富的内涵，在中国与周边邻国及西方国家交往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逐步为人们所认识、理解和钦佩。云南华侨华人定居海外的时间较早，但历来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民国时期是云南华侨华人侨居海外的鼎盛阶段，关于这方面的记载，虽有一些资料，却零星残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省区、地州、县（市）各级有关部门的部署下，虽然各级侨务部门及相关工作者进行了多次区域性的统计和普查，但是，由于有的单位没有按要求保质保量地报送报表，侨务机构人员及统计对象的情况不断发生变化，致使相关的统计和普查不够彻底，尤其是有的普查只对重点侨乡进行调查登记，没有对华侨华人进行全面的普查；也有些人因有顾虑，不愿申报华侨华人及其眷属的身份；还有其他种种原因，统计仍不完全。因此，云南侨乡的普查资料没有一个比较确切的总数字和完整系统的分析。有鉴于此，本文拟从纵的云南边境侨乡历史叙述与横的云南边境侨乡个案及其文化分析两个方面，阐述云南边境侨乡文化的历史及现状，对人们全面、系统地了解、认识云南边境侨乡文化将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这对于了解和研究云南华侨华人的历史文化，是不无裨益的。

云南边境侨乡的形成是海外移民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与云南及其周边国家的历史背景、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人文特点以及双边政府的侨务政策的改变与否等因素相关。本文不仅从宏观的、文化的视角分析了云南边境侨乡，而且从微观上对云南重点侨乡与特色侨乡的事件和人物做了访谈与个案式的详细探讨。因为资料缺失，云南边境侨乡没有可靠的文献或记录资料能描述其早期具体的历史演变情况，特别是清末民初以前的历史情况，大多是靠零散的史料记载勾勒。鉴于文献或记录资料所限，本文讨论云南边境侨乡文化的变迁主要集中在清末民国以后的历史阶段。

云南边境侨乡文化是指在特定环境中，云南省边境地区或者跨越边境地区的

云南籍华侨华人、归侨侨眷及侨乡人民在与侨居国人民长期生产生活过程中，以中国汉文化为本，吸收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合理成分，并注意吸纳以越南、老挝、缅甸、泰国为主的国外异域文化的某些特点，学习、引进和运用以法国、英国为主的现代西方文化，以适应生存、共处和发展需要的一种文化形态。

一、云南边境侨乡的内涵

中国的侨务政策始终服务于中国对外政策。华侨是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华人是指已经加入或者取得外国国籍的中国血统的人；“少数民族华侨”是指定居国外的中国少数民族公民；“少数民族华人”是指已经加入或者取得外国国籍的中国少数民族血统的人。一般来说，云南籍侨乡华侨华人是指其祖籍地在云南的华侨，或是云南籍华侨华人的后裔。

侨乡是以血缘、亲朋好友等关系为纽带，以家庭或故乡为取向，国内外互动频繁的社会关系类型，其内部有明确的地域边界，在华侨华人群体、社会系统中，地理区划、归属感、生活方式、认同感逐步趋向一致。在侨乡社会的商品经济条件下，这些离乡离土的华侨华人在侨居国形成自己的流动聚集区，他们在资金上的相互支持、商业信息的互通与共享、社会公共空间（如马帮客栈、侨居地等）的聚会乃至节假日家庭的聚餐等，都展示了一个流动的华侨华人社会交往是如何在跨国互动中建构和维系的。

从理论上来说，侨乡即华侨华人的家乡。云南边境侨乡即云南边境地区华侨华人的家乡。方雄普、黄重言、庄国土、李国梁、周聿峨等专家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对侨乡的定义做了解释。我们所指的传统侨乡一般从下列几个方面进行判断：“第一，华侨、华人、归侨、侨眷人数众多；第二，与海外的亲友在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三，尽管本地人多地少，资源缺乏，但由于来自海外的侨汇、侨资、侨物等较多，因而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第四，华侨华人素有热心家乡公益事业的传统”^①，经常为侨乡做一些铺路、架桥、修建池塘、捐资办学等公益活动。因此，侨乡的文化、教育、城镇化等水平较高。侨乡又有一般侨乡和重点侨乡之分，云南作为中国六大省级侨乡中的边疆侨乡大省之一，有重点侨乡2个县和3个乡（镇），即滇西保山市腾冲县和龙陵县，大理州大理市喜洲镇、红河州红河县迤萨镇、德宏州盈江县昔马乡等。

重点侨乡一般是区位条件好的地区和产业培育呈外向型发展的经济聚集与扩散的地区。侨乡对周围区域的作用有：一是聚集功能，即侨乡以其较强的经济社会文化优势和优越条件将周围区域的自然及社会经济潜力吸引过来，如矿产资源、原材料、劳动力、投资等。二是扩散功能，即侨乡对周围地区和马帮沿途地

^① 方雄普：《中国侨乡的形成与发展》，载《中国侨乡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区商贸、发展的引领作用，为周围地区或者马帮沿途地区的初级产品提供交易机会和市场，吸收农业劳动力，引领产业发展等，促进地区之间、民族之间、跨境民族之间、中国与外国之间社会经济文化多元互动。重点侨乡因在该侨乡辐射的区域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社会经济各因素不断向该侨乡聚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或决定其他地区的发展。重点侨乡的华侨华人抓住各种历史机遇，人数规模由小及大，资本积累由弱渐强，活动区域由近到远，在跨国商贸的发展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成为近代云南商贸舞台上的领跑者。其中腾冲、龙陵等县级重点侨乡，喜洲、迤萨、昔马等乡镇重点侨乡地区的社会辐射能力较强。重点侨乡以侨商为尊、以富为贵的思想观念，成为当时进行社会价值评判的主要衡量标准。

二、全球化视野下的云南边境侨乡文化

文化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标志，它还是构成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把它称为“国家软实力”。西方一些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从来就把文化视为关乎一个民族或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前景的战略课题，把它摆在与经济、科技、军事等量齐观的位置。面对西方外来文化的东渐，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与保护、对民族特性的坚守与护佑、对先进文化的探索与建设、对外来文化的包容与取舍、对扑面而来的各种西方文化的冲击的审视与应对，已是挑战与机遇并存的课题。

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财、物及信息流在全球范围内流通更加便捷和频繁，交流、汇合、冲突、竞争、振荡……世界仿佛进入新的“战国时代”。从维护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立场出发，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对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形势及其走向，做出了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的判断，提出美国将大力捍卫和发扬“盎格鲁—新教文化”这一根本特性。我们姑且不去评判亨氏书中的是是非非，从他观察问题的大视野中我们可以得到某种启示，即中华民族要在 21 世纪实现伟大复兴，就不能只重视经济建设，而且要重视文化建设。因此，当我们把文化与国家安全、民族特性、文化传统、改革转型、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精神文明、社会和谐乃至世界和平进行关联性思考时，就不能不把它置于“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亨廷顿语）下加以研判，而不是就“文化”论“文化”了。

云南边境侨乡在文化认同上一般以自己的民族文化为基点，在维护自己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发展途径——新的多元的方向发展，即在认同云南边境侨乡汉文化为主的优良传统的前提下，积极地吸收国内外其他跨境民族优秀文化，共同创造云南边境侨乡的新文化。一方面，云南边境侨乡一般都会保持自己的传统文化，使它作为区域内主体民族的凝聚力和精神力量，从而具有激励本民族或本地区不断开拓与进取的作用；另一方面，云南边境侨乡会以自己的主体民

族或区域文化为基础，不断地吸收其他民族有益的文化，并加以整合更新。因此，云南边境侨乡的人们保持着对不同文化的尊重，不断消除传统认同所形成的人类文化交流中的障碍。总之，云南边境侨乡保持了一种渐进的主动文化变迁态势，使侨乡文化不断获得东南亚各民族文化新的养分与活力，这种对新文化的认同是云南边境侨乡和平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云南边境侨乡的人们吸纳西方先进技术、文化。

云南边境侨乡文化的渊源可以从中国古代的移民迁徙算起，到近代海外的商贸、采矿等活动。他们有着齐心努力改进生活的良好愿望，在政府不能或无暇顾及的领域开展对外工商贸易活动，如果说边疆精神和拓荒者精神、互助传统和行为构成了移民的历史文化渊源，那么，汉文化存于人们心目中的光宗耀祖、发家致富、谦逊、友好、勤恳和乐观精神等思想则是移民奔赴海外的精神支柱和动力，因此，海外“侨”文化经过长期历史发展形成了多种亚文化——华侨文化、民族文化、华人亚文化及海外华裔亚文化，而这些亚文化会减少或有效控制涌人的汉文化与当地民族文化之间的摩擦，使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与巩固得以完成。它一方面有利于中国人民对邻国人民的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有利于其他国家人民对中国人民更好地了解和认识。

云南边境侨乡是推动中国边疆社会文化进步的动力之一。通过不断适应边境少数民族环境海外侨居国的环境，云南边境侨乡人们将汉文化逐步传播于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将中华文明传播于海外侨居国，并形成共处、和谐、互融的局面，使云南侨乡文化具有丰富性和多样性，体现出较大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对移民的阐释的理论较多，主要有西方的新古典派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双重劳动市场论、新经济学和“推—拉”理论、“投资—利润理论”和“期望—收入理论”、施坚雅的市场—区系空间理论、社会学的“社网图”结构理论等，以此来分析快速流动、大分散的侨乡社会的网络结构，揭示侨乡社会“一体多元多维”的社会结构以及在“流动中建构的生存模式”的社会本质。上述研究方法和理论对我们研究云南边境华侨华人或侨乡的变迁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但是，从云南边境侨乡人们迁徙的历史和事实来看，不同地区不同个人的移民行为是有一定甚至是明显差异的，应该说海外移民既有客观社会环境的影响，又有主观动机的因素。

三、云南边境侨乡文化的研究方法

20世纪末21世纪初，如何评价国家综合实力与边境安全成为摆在各国人们面前的一个急需回答的重大问题。国家实力应由单纯重视国家物质硬实力向高度重视国家综合实力〔包括硬实力（即物质、武装等）和软实力（即文化和人脉等）〕转变，成为世界各国人们的共识。我国云南境内外的华侨华人无疑是具有

软实力（即中国文化和人脉等力量）的，成为日益受到关注的软实力之一，在我国的周边睦邻外交与边疆地区安全战略中边境侨乡的作用不容忽视。本书对中国云南边境侨乡文化的研究主要从下列视角与方法入手：

（一）研究视角：云南边境侨乡文化

过去人们关注较多的是中国海疆侨乡文化，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而中国陆疆侨乡文化研究却是薄弱环节，研究不足，成果不多。尤其是云南边境侨乡的研究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需要人们去开拓。

1. 云南边境侨乡文化是中国陆疆侨乡文化研究中的薄弱环节

据庄国土编的《华人华侨研究中文书目·侨乡》（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的统计，过去人们较多关注中国华人华侨研究，概论、华侨志、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历史、人物传等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华侨志方面较为突出，福建、广东出版物较多，其他省（区）的较少；在侨乡文化研究方面，以庄国土编的《中国侨乡研究》为代表，以福建、广东两省为主的，关于中国海疆华人华侨的专题性研究的书籍较多，内陆省份仅仅江西等省有极少部分书籍，而作为中国省（区）级六大重点侨乡之一的云南省，仅有毕坚著的《侨乡传奇》、董平著的《和顺风雨六百年：云南著名侨乡》等几本文学性较强的书籍公开出版发行。可见，云南边境侨乡文化研究是中国侨乡文化研究中真正的薄弱环节，研究不足，成果不多。

2. 云南边境侨乡文化是中国陆疆侨乡文化中的多样性代表

云南省有 4050 千米的国境线，约占我国陆地边界的 1/7。本书探讨的地理范围是中国云南与越南、老挝、缅甸接壤的边境一线地区。这一地区是云南历史上民族人口迁移最频繁、族群活动最复杂的地区之一。云南省与邻国接壤的州市主要有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普洱市、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临沧市、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迪庆藏族自治州等沿边八州市。全省有 25 个边境县（市），其中 17 个与缅甸接壤，2 个与老挝接壤，6 个与越南接壤；有 22 个是民族自治地方，国土面积占全省面积的 23.47%，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 13.5%。不是民族自治地方的腾冲县、龙陵县和镇康县，也是多民族聚居县。云南边境侨乡问题的探讨涉及云南沿边地区跨界民族壮、傣、布依、苗、哈尼、瑶、傈僳、拉祜、阿昌、怒、景颇、独龙、德昂、佤、布朗等 15 个民族，红河州的哈尼族、彝族、苗族、傣族、瑶族、布朗族、壮族，德宏州的傣族、景颇族，迪庆州的藏族，丽江的纳西族，临沧的佤族等少数民族，这些民族都有相对集中的村落，在不同程度上保持着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而这些少数民族中有不少华侨华人。

云南边境侨乡文化是中国陆疆侨乡文化的典型代表（以红河县为例），主要体现在：①侨居国外的华人华侨人数众多。2013 年 8 月据红河县侨联统计，红河

县侨乡迤萨镇作为云南滇南的重点侨乡，现今 16000 多人的小镇，侨眷占总人口的 70%，有 3000 多人侨居国外。②以汉族为主，少数民族华侨为辅。据《红河县华人华侨及其眷属人口登记表》，就民族成分情况看，迤萨镇汉族华侨有 175 户，占华侨总人口比例的 54.34%；少数民族华侨 136 户，占华侨总人口比例的 45.66%。③侨居国家众多，分布广泛，但又相对集中。云南边境侨乡中华侨华人主要侨居在与云南接壤的越南、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如侨乡迤萨镇侨居人数最多的国家是老挝，其次是越南、缅甸、泰国、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还有一部分侨居在欧美国家。④云南边境侨乡中华侨大多是陆疆边境走马帮出境的，华侨少数人富有，绝大多数人生活水平一般，属于“苦侨”。如今迤萨镇侨乡走马帮出过国尚健在的人仅有 7 位，而且均年岁已高，在走访的马帮中八九十岁老人——高寿荣、宋山等都已去世。

（二）研究方法：以文化人类学为主的多种方法

当确定云南边境侨乡文化研究的方向以后，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就显得相当重要了。经过比较后，调研组选择了以文化人类学为主的多种研究方法。

1. 以文化人类学为主的多学科研究方法

按照 R. M. 基辛著《当代文化人类学概要》中的理论，我们将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运用到云南边境侨乡文化研究上，其对象主要是云南边境侨乡社会遗存的“活的有机体”，即云南边境传统侨乡人们的文化、社会习俗、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以及人类社会行为和文化的科学性通则。因交通与资料等条件的限制，我们选择了德宏州盈江县昔马乡、保山市腾冲县和顺镇和红河州红河县迤萨镇作为云南侨乡边境文化的典型代表来探讨云南边境侨乡文化。例如，通过直接考察现存的云南边境侨乡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了解现存边境侨乡人们过去的婚俗、家庭结构、宗教信仰、生活环境、经济与交换关系等。文化人类学的特点和优越性在于，可以同时将人类视为生物机体和文化产物，视为文化和生物性的互补与互助，同时从生态系统和社会体系来看人类，因此，对人类状况的演化进行透视，尤其是直接通过实地调查、观察、研究现存的云南边境侨乡人们的遗存的“活的有机体”去认识过去云南边境侨乡传统社会，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侨乡民间传说和历史文献记载。

2. 文献查阅法、理论研究与实际调查相结合的方法

对当代云南边境侨乡传统文化、社会、历史的研究，既需要查阅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地方史志资料，也需要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而且还必须应用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以云南边境侨乡的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为个案进行全面的调查，同时对云南边境侨乡文化中的马帮文化进行重点调查。调研组运用理论与实际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多次到德宏州盈江县昔马乡、保山市腾冲县和顺镇、红河州红河县迤萨镇和大理州大理市喜洲镇进行实地调